

《纽约时报》评为最受关注的小说之一

《地平线之旅》 《隐形》 《印第安人》

Septembre mon amour



双塔之恋

作者：【法】吕克·兰

Luc Lang

译者：边静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双塔之恋

[法]吕克·兰 著

边 静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双塔之恋/(法)兰著;边静译. —沈阳:辽宁教育出版社,2006.3.31
ISBN 7-5382-7722-6

I. 双... II. ①兰... ②边... III. 长篇小说—法国—现代 IV. 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26298 号

11 Septembre Mon Amour by Luc Lang

©Editions Stock, 2003

本书由 Editions Stock 授权,贝塔斯曼亚洲出版公司转授权,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在中国大陆独家出版中文简体字版,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、复制或节录本书中的任何部分。

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·邮政编码 110003)

上海长鹰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:890×1240 1/32 字数:120 千字 印张:6

印数:1—12000 册

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柳青松 张国际 责任校对:吉明周

封面设计:王 月 版式设计:爰兆工作室

定价:18.00 元

献给雨果、杰森、朱迪和他们的童年

啊，如果我是印第安人，刚刚准备就绪，
就在奔腾的马背上俯下了身子，
我在微微颤动的土地上不停颤抖，直到我放下了马刺，
因为没有马刺了，
所以直到我抛下缰绳，
因为没有缰绳了，
于是我几乎看不清眼前的土地，
一片被削平的寸草不生的大地，
没有了马的头颈。

——卡夫卡

第一章 声 音

我听到一些声音。无疑,我不能说,这些声音都是绵绵爱语。那些只想扼杀别人爱语的声音,通过这条声波通道,这条人们还能保留的隐形的声波通道,通过语言和其他声音保留在一起。他们在一个无法回归的地方,那么遥远,乘着一艘载满狂人的大船,直接驶向了死亡。通过电话向心爱的人诉说,透过那些听得出对方语音、热情、语调和节奏的声音连在一起,存在于同一时间,同一波段的声音,即使不是身处同一所房子,同一个花园,同一辆汽车,而且今后也再不允许我们在一起。与此相反,我们在共同生活时,却常常是漫不经心的,有时沉默不语。每个人都把自己封闭在不愿倾诉的思想里,而忽略别人。他们之所以允许自己这样做,是因为这个人是见得到和摸得着的。不。今天是在同样一刻,同样尖锐而痛苦的时代信仰中,拥抱,亲吻,热烈地抱住那人的身体,那个我们已经开始想念的人,直到热泪盈眶,我要走了,因为我们即将分离,失去自己。在绵绵爱语中紧紧拥抱住对方的身体,这些话今后没人再对自己讲,因为别人不会跟随着自己消失。

亲吻着心爱的人,那些活在我们心中的人,亲吻他们的生命,那些组成我们生活的生命,那些应该放手、放弃的生命,因为时间到了,到了轮到别人选择的时刻,到了那些与我们素不相识的人们选择死亡的时刻。但还没到那一分,也没到那一秒,我们还有这段时间来对心爱的人说,对他们最后一次,一百次,一千次地说:我爱你,我的妈妈,我的爱人,我的兄弟,我的孩子;我爱你,我的父亲,我的朋友,我的姐妹,我的孩子;我爱你,面对即将来临的死亡。我爱你,因为在这一刻已经没有时间来诉说我的恐惧、我的怒火、我的反抗,对杀害我的凶手、对遭遇、对偶然、对决定了我今晨死去的命运的恐惧的怒火和反抗。我爱你,因为我只剩下爱你的时间;我爱你,从此刻到永远;我爱你,因为你是我想追逐和分享的生命;我爱你,因为你拥有被人爱怜的生命;我爱你,因为你继续存在;我爱你,因为你令生命继续;我爱你,如同我的生命,如同你的生命,如同只在你身上体现的生命,我只有这点时间。这爱的一刻。一段拥有希望但不再期待任何事情的爱恋,既然死亡已经来临;一段没有实在欲望的爱恋,只想传达给你一种力量,即使这赠礼使你遭受到无法解脱的痛苦。

知道吗,那时我正往孩子们的碗里倒牛奶,我们聊着天,说笑着,这时电话铃响了……

知道吗,那时我正拿着吸尘器在楼上清扫,隐隐约约地

听到大厅里的电话铃声……

知道吗,那时我正坐在起居室的扶手椅里,安安静静地看报纸,见鬼!电话铃响了……

知道吗,我那时正在普莱斯顿大街的人行道上飞奔,我就要赶不上火车了,可是我的手机却响啊响啊,响个不停,我终于接听了……

知道吗,我那时正在办公室里,事实上正在举行一个专家会议,我不想被人打扰,可人家对我说:这事很急,你得接电话……

知道吗,我们那会儿正在睡觉,我和我妻子,西海岸那时是早上7点钟,电话把我们惊醒,而且……

知道吗,我那会儿正在车库,筋疲力尽地对付爆胎上锈死的螺丝钉,我两手满是油污,上班就要迟到了,电话却在持续不停地响着,最终我走过去摘下了话筒,然后……

每个人都在按部就班地继续着生活,他们的思绪飘忽不定,多少有些黑色、灰色或者五色斑斓。他们的双手,他们的身体,他们的精神都集中在工作上。每个人一大早就缓慢地行进在自己的迷宫里,身处对任何人来说无疑都不算是和平,也不算是社会安宁的方寸井底,但至少算是西方世界的井底,没有任何因暴力和战争而投下的死亡阴影。当那一刻,他们听到儿子的声音,母亲的声音,或是父亲、女儿、妻子、情人、朋友的声音在电话里响起,他们并没有从自

已专心从事的工作中惶恐地预感到可能成为牺牲品。这只是心爱的人熟悉的声音,混合在平淡生活的静谧洪流中。但是伴随着回荡在话筒里诉说着爱恋的话语,那些临终前的、顾不上礼貌的话语,扰乱了日子和谐地流转,好像碎石、沙粒、粉末一样,分解了时间的持续不断。而且,因为那些诉说着爱恋的话语不再融合于时间的洪流,于是它们阻塞了那洪流,就像永别的话语一样充斥、涨满,突然就只剩下了此刻,单纯的此刻,此刻毫无生机而又令人恐怖的力量把身体和思绪都钉在了原地。日子凝固不动了,停顿下来,我陷入了这声音的空洞,她对我说永远爱我,因为不再有未来,只有死亡和爱情的永恒。此刻,她鲜活而温暖,但她同我说话的方式就仿佛身处阴曹地府,仿佛死亡已经降临,超越了时间的此刻,这一刻飘出坟墓中的爱人的声音。

看吧,这就是这个早晨由手机或者说是无绳电话创造出的景象。随便在任何地方都有被幽灵般的声音呼叫的可能性,我们的爱人,那些必死无疑的囚徒,今天拥有了颇具讽刺的力量,用他们温情而伤感的声音止住了时间的流动。他们被关在飞机座舱中,或者说是在塔楼的顶端,差不多海拔400米的地方,在空中与世隔绝。当他们触着地面时,当然啦,他们也就不复存在了,他们很清楚这一点,并且和我们谈论他们自己的死亡。这是任何其他人,任何其他被卷入这样一场危险的人所无法做到的:我们现在就要死了,我们永远爱你们,我们的死将是对你们生的保证,如同你们的

生命就是我们的。这是这群必死无疑的人们超越死亡的赌注。

女人停下飞奔的脚步,赶路脚步,在普莱斯顿大街人流如织的人行道上呆立不动。男人差不多蜷缩在了厨房里,孩子们看到令人窒息的阴云掠过了他们的面庞,笑声凝固了,盛满麦片的饭碗被丢下,最小的孩子不知为什么突然哭了起来。另一个男人忘记了为什么他的双手是油污的,不明白为什么他会放下话筒并且走向洗手池。他的朋友刚刚挂断了电话,而他,不可理喻地却在洗手。现实在四周消散开去,她觉得此刻融入了拿在手中的电话,并且将话音传向了远方。每个人都紧紧地抓着它,直到掌心冒汗,变得潮湿;如果说这话筒能通过爱人的声音宣告死亡,它同样也能宣告奇迹,宣告死里逃生,宣告飞机正常地降落在跑道上,救生梯最终打开,让人们从机舱里出来。每个人都僵成了石块,不是由于他们直视了蛇发魔女戈尔戈的眼睛,而是因为他们听到了爱人的声音,他们强烈地感到,在这一刻他们自己不存在了,爱人也将不复存在,马上,现在,几秒钟之后。这是科技所造就的从未有过的孤独,从未有过的寂静。这是远古时心死的一刻,人们在当代遭遇,并且将之毁灭。

然而,还有为数众多的即将死去的人们,无法通过电话找到任何人。这些人被孤独地困在了“传统”的死亡之中,如果他们不是在起草一封告别书的话,那他们就是在构思一段既听不到声音也没有反响和共鸣的音乐,他们像聋子

一样地在语音传输器或者说话筒前诉说情怀。有些人最终没有找到任何可以诉说的人,因为电话线断了,电话接不通,信息阻塞在一起。有个人偶然地拨出了一个号码,起先,电话的另一边是一位接线小姐,名叫露易丝。她相信了这人的话,出于直觉,她相信了他的故事,劫持飞机,扣押人质,驾驶室被恐怖分子控制,一名机组人员被杀,就躺在离驾驶室不远的地方……露易丝听着这从天而降的声音,不由自主地陷入了这声音描绘的词句中去。这可不是投向陌生人的爱情宣言,而仅仅是份请求,一份如同手拉手般通过声音维系在一起的请求,如同露易丝坚信的,一个快要死去的人在乞求她手中的温暖的热量。因为他们不知道该如何表达,又觉得应该在一起,于是借助于一篇写好的文章,来共同分享。这本该是一首诗:

“在一场雪崩的混沌中,两块连理石跳跃着,在空中赤诚相恋。雪水吞没了它们,但惊讶于它们泛起的炽热泡沫。”(注:选自 René Char 的诗歌《Nous avons》)

但是他们没有共同熟知的诗歌,在这样的情况下,飞机上的男人希望念一篇祈祷文。比如:“在天的圣父,您的意愿在地上将如同在天堂般都能应验,您的统治降临……”露易丝是超市的一名员工,也是合唱团的领唱。她很愿意和着飞机上的男人跑调的唱腔,来唱颂这篇《圣父曲》。为了

庆祝他们的相遇,也为了问候即将死去的可怜人,她被选来
做祈祷,然而她却没敢。接着,为了想要达到教堂般洪亮的
声音,和教堂般的表现力,露易丝不假思索地接通了高音广
播。他们的交谈,伴随着飞机嘶哑的轰鸣声,在巨型超市的
扩音器中流淌;售货柜台上,仓储库房里,店外的停车场中
都回荡着《圣父曲》:庄严、摇曳,差不多是磕磕绊绊的空中
死囚的声音,和天鹅绒般的露易丝的声音一同祈祷。顾客
们和员工们先是听到了一条广告信息,然后是个不合时宜
的玩笑,但是每个人都停了下来,停在了他们面前金字塔般
的罐头、长城般的罐装沙司和软面包,以及成堆的儿童尿布
前;有些顾客划着十字,另一些则在唇边念念有词地祈祷,
双手松开了购物车的把手。《圣父曲》的歌声又持续了一秒
钟……可怕的寂静盘踞在商场中,收款台前铺满的商品传
输带停了下来,收款员停下了台前商品的收款,人们听到直
奔华盛顿而去的联合航空公司 93 号班机嘶哑的轰鸣。然
后,那男人的声音再度响起,感谢露易丝的好心,和他一起
分享这些虔诚的祈祷,到了该走的时候了,他最后说:让我
们滚吧。通讯中断了,接线员关掉了麦克风,部门主任狂怒
地大喊着走进了电话总机间:“你被炒了!炒了!”露易丝把
脸埋在双手之间,留下了泪水。

也有些人没有表达自己的感情,没有告别,没有祈祷,
也没有诗歌。那些人不想死,他们只想求救。有个人打电
话给他在纽约做消防员的兄弟:我该怎么办?当时底层已

经着火了。另一个人打电话给他在“世界之窗”餐馆工作的妻子,要她观看 CNN 新闻以便了解更多关于灾难的情况,以及世贸北楼的救援进展。还有个人告诉他的母亲,他们试图进入飞机驾驶舱,用火力压制那些空中劫匪。那些人还有着生还的企望,他们在寻找着一个出口,一个解决办法,一条逃生之路。他们认为这事关正确的行动和判断。他们还没有死人般绝望的声音。

我还要不厌其烦地重复:首先是有这些声音。是谁表达着爱情宣言,是谁在和心爱的人通话。是谁拥抱住那些即将离去的人们,那些除了通过语言和声音和弦,以后再也无法拥抱住的人们。我们可以好好地唱歌,没有歌词地哼着一曲悲歌,这正是为了在他嗓音中拥抱另一个人,这次轮到他将我们也环抱起来。然后共同呼吸,为了让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身体,不用触摸也不观看,同归于声音之路——一种单纯的声音、气息和旋律的现实。那些濒死的人们,直到此刻还能书写告别信或在墙上涂抹些许文字,他们这样做就像是人们把最后一个瓶子扔向大海,明白不会有任何回音的。人们写信就是为了活动双手,为了在另一个人身上续写终结于此刻的时间,是为了他们自己。通过声波途径的告别引发了另一场恐惧。在这满溢着感情的声音里有着何等的恐惧啊!在那里,每个活生生的人,对另一个同样活生生的人诉说,他们沐浴在一片亲密和声音的贴近中,如同二重唱中相互应和的嗓音,没有给死亡留下一点空隙。因

为告别信的收件人没有见到这封寄出的信,这个人的余生已不复存在。不。他回应着濒死者的呼唤,他就在这里。而且,两个彼此通过声音相互拥抱、相互鼓舞的人,没有任何理由能够共同面对被死亡分开的这一刻。这场巨大的终结没有料到是留给两人面对的,而其中的一个在地面上,陷于日常生活的愚蠢,将继续生活下去。

我对你说:永别了,我爱你。而另一个却不停地说:别对我说永别。我在听,你还活着。我爱你,我和你在一起。我握着你的手,你不会掉下去的。我在这儿,你身体很好,你不会死的。我在这儿,我抓着你呢,你不会掉下去的。别挂断电话,求你了,留下来,讲话,和我在一起。留下来。他没有挂断电话,他留在另一个人的生命里,然而死亡降临了。

* * * * *

两天之后,我从 89 号公路回密索拉市,打开了杰夫和伊冯娜的电唱机,当我离开勃朗宁市和位于沃特顿冰川公园东北的印第安人保留地时,听到了收音机里一种令我震惊的向死难者致哀的方式。播放的背景音乐是古典音乐,大概是莫扎特的作品,每隔 5 秒钟时间,一个男播音员或一个女播音员就会宣读出一个死者的姓名,360 位死难者的姓名持续了半小时的致哀时间,并且在以后的几天,早晨和

下午,还在重播。同样,其他的一些声音也在回应着那些消失了的的声音,它们诉说的仅仅是消失和空无,那组成每个死者姓名的声音,在大声宣读之后同样也消失了。只有音乐散发着痛苦和哀伤,仿佛音乐本身就知道如何产生回声和颤动的共鸣。所有这一切,既没有升旗的仪式,也没有声嘶力竭的战争或是复仇的叫嚣,同样没有群情激愤的热泪满眶。此外,这也不再是我所知道的美式英语,而是这些本不该死去的人们的姓名,在向生者诉说的一种未知的语言,一种充满着感情和全世界通用的语言,因为在他们之间横亘着死亡这一无法逾越的距离。

我能用蒙大拿广播电台纪念死难者的方式来为他们写本书吗?印出所有的姓氏和名字,让那些希望表达同情的人们来阅读和大声念颂?与此相反,纳粹分子却在消灭犹太人的同时烧毁他们的身份纪录,热衷于摧毁犹太人的姓名,是否从那时起就大开了抹煞记忆的野蛮先河?事实上,我们本可以出版一本纪念 9.11 死难者的书籍。社会激进派从不否认同样是死难者,其身份还是有所不同的,比如世贸中心打扫卫生的女工和维修工人,以及没有公民身份的移民;然而最终,一份几乎详尽的名单被安放在了网络上,名单中甚至还包含每位受害者的小传和照片。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强大的国家,这个在被人淡忘的大屠杀中惊醒的国家,今天,人们可以合情合理地纪念那些无辜的死难者。

因此,如果这本书被出版的话,那我现在最多只能写个

摘录,希望任何人都不要出现拼写错误。我很愿意想象这本书能够在世界各地灯光通明的图书馆柜台被借阅,如同走出简单而虚拟电子图书馆,在那样一所虚拟建筑里,人们只能用目光扫过透明的书架,以光电的速度浏览书籍的内容。这将是一座无形的和不可摧毁的图书馆,没有空间的局限,以一种不可触摸的方式存在,在时空中无限开放。它不以物质的方式错误地展现自己,而是瞬间展示它的收藏和人们希望参阅的文字。这所图书馆将被相关各国的历史学家、地理学家、人口统计学者和档案保管员所占据,馆中汇聚了所有关于 20 世纪平民死难者的书籍,一直到已经初见轮廓但仍黑暗的 21 世纪的黎明。这将是一座世界性的关于所有逃难、死亡和灭绝集中营的图书馆,一座所有心碎痛苦、所有移民聚居区和所有大屠杀的图书馆。在那里,来自五大洲的任何一个人,都能够找到内心失却记忆的痕迹和传记说明;在那里,任何人都可以阅读、谈论和大声朗读,伴随着那些祈祷,那些姓名突然打破了沉寂,才可能给战争中、恐怖中和被遗忘的无辜死难者一种安抚生者的存在形式。索引将按照地点,乡村和城市排列,然后按照国家名称,最后按年代,用地球上所有的语言书写。既然这历史既是共有的又是个人独有的,因此地点的回忆通常和日期同样重要。剩下就是要建立飞机死难者的卡片箱,他们的人数还在不停地增加,有可能重新绘制出新地理和另类的航空史。

这个图书馆的雏形存在于网络。它在 9.11 的第二天就诞生了,人们从印刻着 CNN(美国有线新闻网)字样的大门进入。关于这天死难者的书籍摆放在第一个虚拟书架;然而这个图书馆应该像海牙国际法庭一样,因为现在那里已经缺少了与 9.11 直接相关的书籍,关于阿富汗平民受害者的书籍,那些 2001—2002 年冬季飞机轰炸的死难者。

第二章 名 字

9.11 纪念碑。姓氏与名字(字母 L 节选)

卡特琳娜·L. 拉波里	44 岁	美国航空,175 号航班
阿马尔诺拉舍曼	42 岁	世界贸易中心
安德勒·拉高尔特	61 岁	世界贸易中心
卡奈什·K. 拉德卡	27 岁	世界贸易中心
詹姆斯·P. 拉德雷	41 岁	世界贸易中心
约瑟夫·A. 拉法尔斯	54 岁	世界贸易中心
让奈特·拉冯—莫尼希诺	49 岁	世界贸易中心
戴维·拉夫尔治	50 岁	世界贸易中心
米歇尔·帕特里克·拉夫尔特	39 岁	世界贸易中心
阿兰·拉弗朗戈	43 岁	世界贸易中心
朱昂·拉菲安特	61 岁	世界贸易中心
内尔·K. 莱	59 岁	世界贸易中心
樊尚·A. 拉艾塔	31 岁	世界贸易中心
威廉·戴维德·莱克	44 岁	世界贸易中心